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韓詩外傳 第二卷

楚莊王圍宋，有七日之糧。曰：「盡此而不克，將去而歸。」於是使司馬子反乘闔而窺宋城，宋使華元乘闔而應之。子反曰：「子之國何若矣？」華元曰：「憊矣！易子而食之，■片骸而爨之。」子反曰：「嘻！甚矣憊！雖然，吾聞圍者之國，箝馬而抹之，使肥者應客。今何吾子之情也！」華元曰：「吾聞君子見人之困則矜之；小人見人之困則幸之。吾望見吾子似於君子，是以情也。」子反曰：「諾！子其勉之矣，吾軍有七日糧爾！」揖而去。子反告莊王。莊王曰：「若何？」子反曰：「憊矣！易子而食之，■片骸而爨之。」莊王曰：「嘻！甚矣，憊！今得此而歸爾。」子反曰：「不可，吾已告之矣，曰：『軍亦有七日糧爾。』」莊王怒曰：「吾使子視之，子曷為而告之？」子反曰：「區區之宋，猶有不欺之臣，何以楚國而無乎？吾是以告之也。」莊王曰：「雖然，吾子今得此而歸爾。」子反曰：「王請處此，臣請歸爾。」王曰：「子去我而歸，吾孰與處乎此？吾將從子而歸。」遂師而歸。君子善其平己也。華元以誠告子反，得以解圍，全二國之命。《詩》云：「彼姝者子，何以告之？」君子善其以誠相告也。

魯監門之女嬰相從續，中夜而泣涕。其偶曰：「何謂而泣也？」嬰曰：「吾聞衛世子不肖，所以泣也。」其偶曰：「衛世子不肖，諸侯之憂也。子曷為泣也？」嬰曰：「吾聞之，異乎子之言也。昔者宋之桓司馬得罪於宋君，出於魯，其馬佚而■展吾園，而食吾園之葵。是歲吾聞園人亡利之半。越王勾踐起兵而攻吳，諸侯畏其威，魯往獻女，吾姊與焉。兄往視之，道畏而死。越兵威者，吳也；兄死者，我也。由是觀之，禍與福相反也。今衛世子甚不肖，好兵。吾男弟三人，能無憂乎？」《詩》曰：「大夫跋涉，我心則憂。」是非類與乎？

高子問於孟子曰：「夫嫁娶者，非己所自親也。衛女何以得編於《詩》也？」孟子曰：「有衛女之志則可，無衛女之志則怠。若伊尹於太甲，有伊尹之志則可，無伊尹之志則篡。夫道二：常之謂經，變之謂權。懷其常道，而挾其變權，乃得為賢。夫衛女行中孝，慮中聖，權如之何？」《詩》曰：「既不我嘉，不能旋反。視爾不臧，我思不遠。」

楚莊王聽朝罷晏，樊姬下堂而迎之，曰：「何罷之宴也？得無饑倦乎？」城王曰：「今日聽忠賢之言，不知饑倦也。」樊姬曰：「王之所謂忠賢者，諸侯之客歟？中國之士歟？」莊王曰：「則沈令尹也。」樊姬掩口而笑。王曰：「姬之所笑何也？」姬曰：「妾得於王，尚湯沐，執巾櫛，振衽席，■有一年矣。然妾未嘗不遣人之梁鄭之間，求美人而進之於王也。與妾同列者■人，賢於妾者二人。妾豈不欲擅王之寵哉？不敢私願蔽眾美，欲王之多見則娛。今沈令尹相楚數年矣，未嘗見進賢而退不肖也，又焉得為忠賢乎？」莊王旦朝，以樊姬之言告沈令尹。令尹避席而進孫叔敖。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。楚史援筆而書之於策曰：「楚之霸，樊姬之力也。」《詩》曰：「百爾所思，不如我所之。」樊姬之謂也。

閔子騫始見於夫子，有菜色，後有芻豢之色。子貢問曰：「子始有菜色，今有芻豢之色，何也？」閔子曰：「吾出蒹葭之中，入夫子之門。夫子內切■差以孝，外為之陳王法。心竊樂之。出見羽蓋龍■旃裘相隨，心又樂之。二者相攻胸中，而不能任，是以有菜色也。今被夫子之文浸深，又賴二三子切■差而進之，內明於去就之義，出見羽蓋龍旗旃裘相隨，視之如壇土矣。是以有芻豢之色。」《詩》曰：「如切如■差，如琢如磨。」

傳曰：雩而雨者，何也？曰：無何也，猶不雩而雨也。星墜木鳴，辦皆恐，何也？是天地之變，陰陽之化，物之會至者也，怪之可也，畏之非也。夫日月之薄蝕，怪星之薰見，風雨之不時，是無世而嘗有也。上明政平，是雖並至無傷也。上暗政險，是雖無一無益也。夫萬物之有災，人妖最可畏也。曰：何謂人妖？曰：枯耕傷稼，枯耘傷歲，政險失民，田穡稼惡，翟貴民饑，道有死人，寇賊並起，上下乖離，鄰人相暴，對門相盜，禮義不修，牛馬相生，六畜作妖，臣下殺上，父子相疑，是謂人妖。是生於亂。傳曰：天地之災，隱而廢也。萬物之怪，書不說也。無用之變，不爭之災，棄而不治。若夫君臣之義，父子之親，男女之別，切■差而不捨也。《詩》曰：「如切如■差，如琢如磨。」

孔子曰：「口欲味，心欲佚，教之以仁。心欲兵，身惡勞，教之以恭。好辯論而畏懼，教之以勇。目好色，耳好聲，教之以義。《易》曰：『良其限，列其■寅，厲薰心。』《詩》曰：『吁嗟女兮，無與士耽。』皆防邪禁佚，調和心志。」

高牆豐上激下，未必崩也；降雨興，流潦至，則崩必先矣。草木根■淺，未必擲也；飄風興，暴雨墜，則擲必先矣。君子居是邦也，不崇仁義，尊其賢臣，以理萬物，未必亡也；一旦有非常之變，諸侯交爭，人趨車馳，迫然禍至，乃始愁憂，乾喉焦唇，仰天而歎，庶幾乎望其安也，不亦晚乎？孔子曰：「不慎其前，而悔其後，嗟乎！雖悔亦無及矣。《詩》曰：『■其泣矣，何嗟及矣！』」

曾子曰：「君子有三言，可貴而佩之。一曰：無內疏而外親，二曰：身不善而怨他人，三曰：患至而後呼天。」子貢曰：「何也？」曾子曰：「內疏而外親，不亦反乎？身不善而怨他人，不亦遠乎？患至而後呼天，不亦晚乎？」《詩》曰：「■其泣矣，何嗟及矣！」

夫霜雪雨露，殺生萬物者也。天無事焉，猶之貴天也。執法厭文治官治民者有司也。君無事焉，猶之尊君也。夫闢土殖谷者后稷也，決江流河者禹也，聽獄執中者皋陶也，然而聖後者堯也。故有道以御之，身雖無能也，必使能者為己用也。元首以御之，彼雖多能，猶將無益於存亡矣。《詩》曰：「執轡如組，兩驂如舞。」貴能御也。

傳曰：孔子云：「美哉！顏無父之御也。馬知後有輿而輕之，知上有人而愛之。馬親其正而愛其事，如使馬能言，彼將必曰：樂哉！今日之驪也。至於顏淪少衰矣。馬知後有輿而輕之，知上有人而敬之。馬親其正而敬其事，如使馬能言，彼將必曰：驪來，其人之使我也。至於顏夷而衰矣。馬知後有輿而重之，知上有人而畏之。馬親其正而畏其事，如使馬能言，彼將必曰：驪來驪來，女不驪，彼將殺女。故御馬有法矣，御民有道矣。法得則馬和而歡，道得則民安而集。」《詩》曰：「執轡如組，兩驂如舞。」此之謂也。

顏淵侍坐魯定公於台。東野畢御馬乎台下。定公曰：「善哉！東野畢之御上也。」顏淵曰：「善則善矣，其馬將佚矣。」定公不說，以告左右曰：「聞君子不譖人，君子亦譖人乎？」顏淵退，俄而廐人以東野畢馬敗聞矣。定公揭席而起曰：「趣罵召顏淵。」顏淵至，定公曰：「鄉寡人曰：『善哉東野畢之御也。』吾子曰：『善則善矣，然則馬將佚矣。』不識吾子何以知之？」顏淵曰：「臣以政知之。昔者舜工於使人，造父工於使馬。舜不窮其民，造父不極其馬。是以舜無佚民，造父無佚馬。今東野畢之，上車軌轡，銜體正矣。周旋步驟，朝禮畢矣。歷險致遠，馬力殫矣。然猶策之不已，所以知佚也。」定公曰：「善。可少進。」顏淵曰：「獸窮則齧，鳥窮則啄，人窮則詐。自古及今，窮其下，能不危者，未之有也。《詩》曰：『執轡如組，兩驂如舞。』善御之謂也。」定公曰：「寡人之過矣。」

崔杼弑莊公，合士大夫盟。盟者皆脫劍而入。言不疾指血至者死。所殺者■餘人，次及晏子。奉杯酒仰天而歎曰：「惡乎！崔杼將為無道，而殺其君。」於是盟者皆視之。崔杼謂晏子曰：「子與我，吾將與子分國。子不與我，殺子。」直兵將推之，曲兵將鉤之。吾願子圖之也。晏子曰：「吾聞留以利而倍其君，非仁也。劫以刃而失其志者，非勇也。《詩》曰：『莫莫葛■，延於條枚。愷悌君子，求福不回。』嬰其可回矣？」直兵推之，曲兵鉤之，嬰不之革也。崔杼曰：「舍晏子。」晏子起而出，授綬而乘。其僕馳。晏子撫其手曰：「麋鹿在山林，其命在庖樹。命有所懸，安在疾驅。」安行成節，然後去之。《詩》曰：「羔裘如濡，洵直且侯。彼己之子，捨命而不渝。」晏子之謂也。

楚昭王有士曰石奢。其為人也，公而好直。王使為理。於是道有殺人者，石奢追之，則父也。還反於廷。曰：「殺人者，臣之父也。以父成政，非孝也。不行君法，非忠也。馳罪廢法，而伏其辜，臣之所守也。」遂伏斧■，曰：「命在君。」君曰：「追而

不及，庸有罪乎？子其治事矣。」石奢曰：「不然。不私其父，非孝也。不行君法，非忠也。以死罪生，不廉也。君欲赦之，上之惠也。臣不能失法，下之義也。」遂不去，刎頸而死乎廷。君子聞之曰：「貞夫法哉！石先生乎！」孔子曰：「子為父隱，父為子隱，直在其中矣。」《詩》曰：「彼己之子，邦之司直。」石先生之謂也。

外寬而內直，自設於隱括之中；直己不直人，善廢而不愷愷；蘧伯玉之行也。故為人父者則願以為子；為人子者則願以為父。為人君者則願以為臣；為人臣者則願以為君。名昭諸侯，天下願焉。《詩》曰：「彼己之子，邦之彥兮。」此君子之行也。

傳曰：孔子遭齊程本子於郊之間，傾蓋而語。終日。有間，顧子路曰：「由，束帛□匹，以贈先生。」子路不對。有間，又顧曰：「束帛□匹，以贈先生。」子路率爾而對曰：「昔者，由也聞之於夫子：士不中道相見，女無媒而嫁者，君子不行也。」孔子曰：「夫《詩》不云乎？『野有蔓草，零露漙漙。有美一人，清陽宛兮。邂逅相遇，適我願兮。』且夫齊程本子，天下之賢士也。吾於是而不贈，終身不之見也。大德不逾閒，小德出入可也。」

君子有主善之心，而無勝人之色。德足以君天下，而無驕肆之容。行足以及後世，而不以一言非人之不善。故曰：君子盛德而卑，虛己以受人，旁行不流，應物而不窮。雖在下位，民願戴之。雖欲無尊，得乎哉！《詩》曰：「彼己之子，美如英。美如英，殊異乎公行。」

君子易和而難狎也，易懼而不可劫也，畏患而不避義死，好利而不為所非，交親而不比，言辯而不亂。蕩蕩乎，其易不可失也。兼乎，其廉而不闕也。溫乎，其仁厚之光大也。超乎，其有以殊於世也。《詩》曰：「美如玉，美如玉。殊異乎公族。」

商容嘗執羽籥，憑於馬徒，欲以伐紂而不能，遂去，伏於太行。及武王克殷，立為天子，欲以為三公。商容辭曰：「吾嘗憑於馬徒，欲以伐紂而不能，愚也。不爭而隱，無勇也。愚且無勇，不足以備乎三公。」遂固辭不受命。君子聞之，曰：「商容可謂內省而不誣能矣。君子哉！去素餐遠矣。」《詩》曰：「彼君子兮，不素餐兮。」商先生之謂也。

晉文侯使李離為大理，過聽殺人，自拘於廷，請死於君。君曰：「官有貴賤，罰有輕重。下吏有罪，非子之罪也。」李離對曰：「臣居官為長，不與下吏讓位；受爵為多，不與下吏分利。今過聽殺人，而下吏蒙其死。非所聞也。」不受命。君曰：「自以為罪，則寡人亦有罪矣。」李離曰：「法失則刑，刑失則死。君以臣為能聽微決疑，故使臣為理。今過聽殺人之罪，罪當死。」君曰：「棄位委官，伏法亡國，非所望也。趣出，無憂寡人之心。」李離對曰：「政亂國危，君之憂也。軍敗卒亂，將之憂也。夫無能以事君，暗行以臨官，是無功以食祿也。臣不能以虛自誣。」遂伏劍而死。君子聞之曰：「忠矣乎！《詩》曰：『彼君子兮，不素餐兮。』李先先生之謂也。」

楚狂接輿躬耕以食。其妻之市未返。楚王使使者齎金百鎰，造門，曰：「大王使臣奉金百鎰，願請先生治河南。」接輿笑而不應。使者遂不得辭而去。妻從市而來，曰：「先生少而為義，豈將老而遺之哉？門外車軼，何其深也！」接輿曰：「今者王使使者齎金百鎰，欲使我治河南。」其妻曰：「豈許之乎？」曰：「未也。」妻曰：「君使不從，非忠也。從之，是遺義也。不如去之。」乃夫負釜甑，妻戴經器，變易姓字，莫知其所之。《論語》曰：「色斯舉矣，翔而後集。」接輿之妻是也。《詩》曰：「逝將去汝，適彼樂土。適彼樂土，爰得我所。」

昔者桀為酒池糟堤，縱靡靡之樂，而牛飲者三千。群臣皆相持而歌：「江水沛兮，舟楫敗兮，我王廢兮。趣歸於亳，亳亦大兮。」又曰：「樂兮光兮，四牡驕兮。六轡沃兮，去不善兮善，何不樂兮？」伊尹知大命這將至，舉觴造桀，曰：「君王不聽臣言，大命至矣，亡無日矣。」桀拍然而，嗑然而笑，曰：「子又妖言矣。吾有天下，猶天之有日也。日有亡乎？日亡吾亦亡也。於是伊尹接履而趨，遂適於湯。湯以為相，可謂適彼光土，爰得其所矣。《詩》曰：「逝將去汝，適彼樂土。適彼樂土，爰得我所。」

伊尹去夏入殷，田饒去魯適燕，介子推去晉入山。田饒爭哀公而不見察。田饒謂哀公曰：「臣將去君，黃鵠舉矣。」哀公曰：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君獨不見夫雞乎？首戴冠者，文也。足傳距者，武也。敵在前敢鬥者，勇也。得食相告，仁也。守夜不失時，信也。雞有此五德，君猶日淪而食之者何也？則以其所來者近也。夫黃鵠一舉千里，此君園池，食君魚鱉，啄君黍粱，無此五者，君猶貴之，以其所從來者遠矣。臣將去君，黃鵠舉矣。」哀公曰：「止。吾將書子言也。」田饒曰：「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，陰其樹者不折其枝。有臣不用，何書其言？」遂去之燕。燕立以為相。三年，燕政大平，國無盜賊。哀公喟然太息，為之辟寢三月，減損上服。曰：「不慎其前，而悔其後，何可復得？」《詩》云：「逝將云汝，適彼樂國。適彼樂國，爰得我直。」

子賤治單父，彈鳴琴，身不下堂，而單父治。巫馬期以星出，以星入，日夜不處，以身親之，而單父亦治。巫馬期問於子賤，子賤曰：「我任人，子任力。任人者佚，任力者勞。」人謂子賤則君子矣。佚四肢，全耳目，平心氣，而百官理，任其數而已。巫馬期則不然乎，然事情，勞力教詔，雖治猶未至也。《詩》曰：「子有衣裳，弗曳弗婁。子有車馬，弗馳弗驅。」

子路曰：「士不能勤苦，不能輕死亡，不能恬貧窮。而曰：『我行義。』吾不信也。昔者，申包胥立於秦廷，七日七夜，哭不絕聲，是以存楚。不能勤苦，焉得行此？比乾且死，而諫愈忠；伯夷、叔齊餓於首陽，而志益彰。不輕死亡，焉能行此？曾子褐衣，未嘗完也。糲米之食，未嘗飽也。義不合則辭上卿。不恬貧窮，焉能行此？夫士欲立身行道，無顧難易，然後能行之。欲行義白名，無顧利害，然後能行之。《詩》曰：『彼己之子，碩大且篤。』非良篤修身之君子，其孰能與之哉！」

子路與巫馬斯新於韞丘之下，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，脂車百乘，觴於韞丘之上。子路與巫馬期曰：「使子無忘子之所知，亦無進子之所能，得此富，終身無復見夫子，子為之乎？」巫馬期喟然仰天而歎，<門翁>然投兼於地，曰：「吾嘗聞之夫子，勇士不忘喪其元，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。子不知予與？試予與？意者其志與？」子路心慚，故負薪先歸。孔子曰：「由來，何為偕出而先返也？」子路曰：「向也，由與巫馬期新於韞丘之下，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，脂車百乘，觴於韞丘之上。由謂巫馬期曰：『使子無忘子之所知，亦無進子之所能，得此富，終身無復見夫子，子為之乎？』巫馬期喟然仰天而歎，<門翁>然投兼於地，曰：『吾嘗聞之夫子，勇士不忘喪其元，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。子不知予與？試予與？意者其志與？』由也心慚，故先負薪歸。」孔子援琴而彈。《詩》曰：「肅肅鴛羽，集於苞栩。王事靡盬，不能藝稷黍。父母何怙？悠悠蒼天，曷其有所！予道不行邪？使汝願者！」

孔子曰：「士有五：有執尊貴者，有家富厚者，有資勇悍者，有心智惠者，有貌美好者。有執尊貴者，不以愛民行義理，而反暴放。家富厚者，不以振窮救不足，而反以侈靡無度。資勇悍者，不以衛上攻戰，而反以侵陵私鬥。心知惠者，不以端計數，而反以事奸飾詐。貌美好者，不以統朝位民，而反以蠱女從欲。此五者，所謂士失其美質者也。《詩》曰：『溫其如玉，在其板屋，亂我心曲。』」

上之人所遇色為先，聲音次之，事行為後。故望而宜為人君者容也，近而可信者色也，發而安中者言也，久而可觀者行也。故君子容色天下儀象而望之，不假言而宜為人君者。《詩》曰：「顏如渥赭，其君也哉！」

子夏讀《詩》已畢。夫子問曰：「爾亦何大於《詩》矣？」子夏對曰：「《詩》之於事也，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，燎燎乎如星辰之錯行，上有堯舜之道，下有三王之義。弟子不敢忘。雖居蓬戶之中，彈琴以詠先王之風，有人亦樂之，無人亦樂之。亦可發憤忘食矣。《詩》曰：『衡門之下，可以棲遲。泌之洋洋，可以樂饑。』」夫子造然變容曰：「嘻！吾子始可以言《詩》已矣！然子以見其表，未見其裡。」顏淵曰：「其表已見，其裡又何哉？」孔子曰：「窺其門，不入其中。安知其奧藏之所在乎？然藏又非難也。丘嘗悉心盡志已入其中。前有高岸，後有深谷。冷冷然如此既立而已矣。不能見其裡，未謂精微者也。」

傳曰：國無道則飄風厲疾，暴雨折木，陰陽錯氣，夏寒冬溫，春熱秋榮，日月無光，星辰錯行，民多疾病，國多不祥，群生不壽，而五穀不登。當成周之時，陰陽調，寒暑平，群生遂，萬物寧。故曰：其風治，其樂連，其驅馬舒，其民依依，其行遲遲，其意好好。《詩》曰：「匪風發兮，匪車偈兮。顧瞻周道，中心怛兮。」

夫治氣養心之術：血氣剛強，則務之以調和；智慮潛深，則一之以易諒，勇毅強果，則輔之以道術；齊給便捷，則安之以靜

退；卑攝貪利，則抗之以高志；容眾好散，則劫之以師友；怠慢■棄，則慰之以禍災；願婉端慤，則合之以禮樂。凡治氣養心之術，莫徑由禮，莫優得師，莫慎一好。好一則博，博則精，精則神，神則化，是以君子務結心乎一也。《詩》曰：「淑人君子，其儀一兮。其儀一兮，心如結兮。」

玉不琢，不成器。人不學，不成行。家有千金之玉，不知治，猶之貧也。良工宰之，則富及子孫。君子謀之，則為國用。故動則安百姓，議則延民命。《詩》曰：「淑人君子，正是國人。正是國人，胡不萬年。」

嫁女之家，三日不息燭，思相離也。取婦之家，三日不舉樂，思嗣親也。是故昏禮不賀，人之序也。三月而廟見，稱來婦也。厥明見舅姑，舅姑降於西階，婦升自阼階，授之室也。憂思三日，三月不殺，孝子之情也。故禮者因人情為文。《詩》曰：「親結其縞，九■其儀。」言多儀也。

原天命，治心術，理好惡，適情注，而治道畢矣。原天命則不惑禍福，不惑禍福則動靜修，治心術則不妄喜怒，不妄喜怒則賞罰不阿。理好惡則不貪無用，不貪無用則不害物性。適情性則不過欲，不過欲則養性知足。四者不求於外，不假於人，反諸己而存矣。夫人者說人者也。形而為仁義，動而為法則。《詩》曰：「伐柯伐柯，其則不遠。」